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

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，身往後仰，復又死去，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。麝月自知失言致禍，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。那麝月一面哭著，一面打算主意，心想：「若寶玉一死，我便自盡，跟了他去！……」不言麝月心裡的事。且說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，趕著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，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，那和尚已不見了。賈政正在詫異，聽見裡頭又鬧，急忙進來，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：牙關緊閉，脈息全無。用手在心窩中一摸，尚是溫熱。賈政只得急忙請醫，灌藥救治。

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。你道死了不成？卻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，見那送玉的和尚坐著，便施了禮。那和尚忙站起身來，拉著寶玉就走。寶玉跟了和尚，覺得身輕如葉，飄飄飄飄，也沒出大門，也不知從那裡走出來了。行了一程，到了個荒野地方，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，好像曾到過的。正要問那和尚，只見恍恍惚惚又來了一個女人。寶玉心裡想道：「這樣曠野地方，那得有如此的麗人？必是神仙下界了。」寶玉想著，走近前來，細細一看，竟有些認得的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。只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，就不見了。寶玉一想，竟是尤三姐的樣子，越發納悶：「怎麼他也在這裡？……」又要問時，那和尚早拉著寶玉過了牌樓。只見牌上寫著「真如福地」四個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乃是：「假去真來真勝假，無原有是有非無。」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。門上也橫書著四個大字道：「福善禍淫」。又有一副對聯，大書云：「過去未來，莫謂智賢能打破；前因後果，須知親近不相逢。」

寶玉看了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。」這麼一想，只見鴛鴦站在那裡，招手兒叫他。寶玉想道：「我走了半日，原不曾出園子，怎麼改了樣兒了呢？……」趕著要合鴛鴦說話，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，心裡不免疑惑起來。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，乃是一溜配殿，各處都有匾額。寶玉無心去看，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，只見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。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，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和尚早已不見了。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峨，絕非大觀園景象，便立住腳，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：「引覺情癡。」兩邊寫的對聯道：「喜笑悲哀都是假，貪求思慕總因癡。」

寶玉看了，便點頭歎息。想要進去找鴛鴦，問他是什麼所在。細細想來，甚是熟識，便仗著膽子推門進去。滿屋一瞧，並不見鴛鴦，裡頭只是黑漆漆的，心下害怕。正要退出，見有□數個大櫥，櫥門半掩。寶玉忽然想起：「我少時做夢，曾到過這樣個地方；如今能夠親身到此，也是大幸。」恍惚間，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，便仗著膽子把上首大櫥開了櫥門一瞧。見有好幾本冊子，心裡更覺喜歡，想道：「大凡人做夢，說是假的，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！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，不料今日被我找著了！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。」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，冊上寫著「金陵□二釵正冊」。

寶玉拿著一想道：「我恍惚記得是那個，只恨記得不清楚！」便打開頭一頁看去。見上頭有畫，但是畫跡模糊，再瞧不出來。後面有幾行字跡，也不清楚，尚可摹擬，便細細的看去。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「林」字，心裡想道：「莫不是說林妹妹罷？」便認真看去。底下又有「金簪雪裡」四字，詫異道：「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？……」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：「也沒有什麼道理，只是暗藏著他兩個名字，並不為奇。獨有那『憐』字『歎』字不好。這是怎麼解？……」想到那裡，又啞道：「我是偷著看，若只管呆想起來，倘有人來，又看不成了！」遂往後看，也無暇細玩那畫圖，只從頭看去。看到尾上，有幾句詞，什麼「虎兔相逢大夢歸」一句，便恍然大悟道：「是了！果然機關不爽！這必是元春姐姐了。若都是這樣明白，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，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，沒有不知的了。我回去自不肯洩漏，只做一個『未卜先知』的人，也省了多少閒想。」又向各處一瞧，並沒有筆硯。又恐人來，只得忙著看去。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，也無心去看。急急的將那□二首詩詞都看遍了，也有一看便知的，也有一想便得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，心下牢牢記著。一面歎息，一面又取那「金陵又副冊」一看。看到「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」，先前不懂。見上面尚有花蓆的影子，便大驚痛哭起來。待要往後再看，聽見有人說道：「你又發呆了，林妹妹請你呢！」好似鴛鴦的聲氣，回頭卻不見人。心中正自驚疑，忽鴛鴦在門外招手。寶玉一見，喜得趕出來，但見鴛鴦在前，影影綽綽的走，只是趕不上。寶玉叫道：「好姐姐！等等我！」

那鴛鴦並不理，只顧前走。寶玉無奈，儘力趕去。忽見別有一洞天，樓閣高聳，殿角玲瓏，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。寶玉貪看景致，竟將鴛鴦忘了。

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，內有奇花異卉，都認不明白，惟有白石花欄圍著一顆青草，葉頭上略有紅色，「但不知是何名草，這樣矜貴！」只見微風動處，那青草已擺搖不休。雖說是一枝小草，又無花朵，其媚媚之態，不禁心動神怡，魂消魄喪。

寶玉只管呆呆的看著，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蠢物，在此窺探仙草！」寶玉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回頭看時，卻是一位仙女，便施禮道：「我找鴛鴦姐姐，誤入仙境，恕我冒昧之罪！請問神仙姐姐：這裡是何地方？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？望乞明示。」那人道：「誰知你的姐姐妹妹？我是看管仙草的，不許凡人在此逗留。」

寶玉欲待要出來，又捨不得，只得央告道：「神仙姐姐！既是那管理仙草的，必然是花神姐姐了。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？」那仙女道：「你要知道這草，說起來話長著呢。那草本在靈河岸上，名曰『絳珠草』。因那時萎敗，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，得以長生。後來降凡歷劫，還報了灌溉之恩，今返歸真境。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，不令蜂纏蝶戀。」

寶玉聽了不解，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，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，便問：「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。還有無數名花，必有專管的，我也不敢煩問，只有看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？」那仙女道：「我卻不知，除是我主人方曉。」寶玉便問道：「姐姐的主人是誰？」那仙女道：「我主人是瀟湘妃子。」寶玉聽道：「是了！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？」那仙女道：「胡說！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，雖號為瀟湘妃子，並不是娥皇、女英之輩，何得與凡人有親？你少來混說！瞧著叫力士打你出去！」

寶玉聽了發怔，只覺自形穢濁。正要退出，又聽見有人趕來，說道：「裡面叫請神瑛侍者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奉命等了好些時，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，你叫我那裡請去？」那一個笑道：「纔退去的不是麼？」那侍女慌忙趕出來，說：「請神瑛侍者回來！」

寶玉只道是問別人，又怕被人追趕，只得踉蹌而逃。正走時，只見一人手提寶劍，迎面攔住，說：「那裡走！」嚇得寶玉驚惶無措。仗著膽拍頭一看，卻不是別人，就是尤三姐。寶玉見了，略定些神，央告道：「姐姐，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：敗人名節，破人婚姻！今兒你到這裡，是不饒你的了！」寶玉聽了話頭不好，正自著急，只聽後面有人叫道：「姐姐！快快攔住！不要放他走了！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奉妃子之命，等候已久。今兒見了，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！」

寶玉聽了，益發著忙，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只得回頭要跑。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，卻是晴雯。寶玉一見，悲喜交集，便說：「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，遇見仇人，我要逃回，卻不見你們一人跟著我。如今好了！晴雯姐姐，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！」晴雯道：「侍者不必多疑。我非晴雯，我是奉妃子之命，特來請你一會，並不難為你。」寶玉滿腹狐疑，只得問道：「姐姐說是妃子叫我，那妃子究是何人？」晴雯道：「此時不必問，到了那裡，自然知道。」

寶玉沒法，只得跟著走。細看那人背後舉動，恰是晴雯，「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，怎麼他說不是？我此時心裡模糊，且別管他。到了那邊，見了妃子，就有不是，那時再求他。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，必定恕我冒失。」正想著，不多時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只見殿宇精緻，彩色輝煌，庭中一叢翠竹，戶外數本蒼松。廊簷下立著幾個侍女，都是宮粧打扮。見了寶玉進來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「這就是神瑛侍者麼？」引著寶玉的說道：「就是，你快進去通報罷。」有一侍女笑著招手，寶玉便跟著進去。過了幾層房舍，見一正房，珠簾高掛。那侍女說：「站著候旨。」

寶玉聽了，也不敢則聲，只好在外等著。那侍女進去不多時，出來說：「請侍者參見。」又有一人捲起珠簾。只見一女子頭戴

花冠，身穿繡服，端坐在內。寶玉略一抬頭，見是黛玉的形容，便不禁的說道：「妹妹在這裡，叫我好想！」那簾外的侍女悄吶道：「這侍者無禮！快快出去！」

話猶未了，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。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，要走又不捨，待要問明，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，又被驅逐，無奈出來，心想要問晴雯。回頭四顧，並不見有晴雯。心下狐疑，只得快快出來，又無人引著。正欲找原路而去，卻又找不出舊路了。正在為難，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兒。寶玉看見，喜歡道：「可好了，原來回到自己家裡了！怎麼一時迷亂如此？」急奔前來，說：「姐姐在這裡麼？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，林妹妹又不肯見我，不知是何原故？」說著，走到鳳姐站的地方，細看起來，並不是鳳姐，原來卻是賈蓉的前妻秦氏。寶玉只得立住腳，要問鳳姐在那裡。那秦氏也不答言，竟自往屋裡去了。

寶玉恍恍惚惚的，又不敢跟進去，只得呆呆的站著，歎道：「我今兒得了什麼不是，眾人都都不理我！」便痛哭起來。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，說是：「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！快走出去！」寶玉聽得，不敢言語。正要尋路出來，遠遠望見一群女子，說笑前來。寶玉看時，又像是迎春等一干人走來，心裡喜歡，叫道：「我迷住在這裡，你們快來救我！」正嚷著，後面力士趕來，寶玉急得往前亂跑，忽見那一群女子都變作鬼怪形象，也來追撲。

寶玉正在情急，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，手裡拿著一面鏡子一照，說道：「我奉元妃娘娘旨意，特來救你！」登時鬼怪全無，仍是一片荒郊。寶玉拉著和尚說道：「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，你一時又不見了。看見了好些親人，只是都不理我，忽又變作鬼怪。到底是夢是真？望老師明白指示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你到這裡，曾偷看什麼東西沒有？」寶玉一想，道：「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，自然也是神仙了，如何瞞得他？況且正要問個明白。」便道：「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著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可又來。你見了冊子，還不解麼？世上的情緣，都是那些魔障！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著，將來我與你說明。」說著，把寶玉狠命的一推，說：「回去罷！」寶玉站不住腳，一交跌倒，口裡嚷道：「啊呀！」

眾人等正在哭泣，聽見寶玉甦來，連忙叫喚。寶玉睜眼看時，仍躺在炕上，見王夫人、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。定神一想，心裡說道：「是了，我是死去過來的！……」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。幸喜還記得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

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，便好延醫調治，即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，說是：「寶玉回過來了。頭裡原是心迷住了，如今說出話來，不用備辦後事了。」賈政聽了，即忙進來看視，果見寶玉甦來，便道：「沒福的癡兒！你要嚇死誰麼？」說著，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。又歎了幾口氣，仍出去叫人請醫生，診脈服藥。

這裡麝月正思自盡，見寶玉回過來，也放了心。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，叫他喝了幾口，漸漸的定了神。王夫人等放心，也沒有說麝月，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。想起那和尚來，「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？也是古怪：怎麼一時要銀，一時又不見了？莫非是神仙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、去的影響，那玉並不是找來的：頭裡丟的時候，必是那和尚取去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玉在家裡，怎麼能取的了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既可送來，就可取去。」襲人、麝月道：「那年丟了玉，林大爺測了個字，後來二奶奶過了門，我還告訴過二奶奶，說測的那字是什麼『賞』字。二奶奶還記得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是了，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裡找去，如今纔明白了：竟是個和尚的『尚』字在上頭，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和尚本來古怪！那年寶玉病的時候，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，說的就是這塊玉了。他既知道，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。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著的。古往今來，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？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怎麼著！就連俗們這一個，也還不知是怎麼著呢！病也是這塊玉，好也是這塊玉，生也是這塊玉。——」說到這裡，忽然住了，不免又流下淚來。

寶玉聽了，心裡卻也明白，更想死去的事，愈加有因，只不言語，心裡細細的記憶。那時惜春便說道：「那年失玉，還請妙玉請過仙，說是『青埂峰下倚古松』，還有什麼『入我門來一笑逢』的話。想起來『入我門』三字，大有講究。佛教法門最大，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。」寶玉聽了，又冷笑幾聲。寶釵聽著，不覺的把眉頭兒脛揪著，發起怔來。尤氏道：「偏你一說，又是佛門了！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？」惜春笑道：「不瞞嫂子說，我早已斷了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好孩子，阿彌陀佛！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！」惜春聽了，也不言語。

寶玉想「青燈古佛前」的詩句，不禁連歎幾聲。忽又想起「一床蓆」、「一枝花」的詩句來，拿眼睛看著襲人，不覺又流下淚來。眾人都見他忽笑忽悲，也不解是何意，只道是他的舊病；豈知寶玉觸機來，竟能把偷看冊上的詩句牢牢記住了，只是不說出來，心中早有一家成見在那裡了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眾人見寶玉死去復生，神氣清爽，又加連日服藥，一天好似一天，漸漸的復原起來。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，現在丁憂無事，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，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，終不放心，欲要扶柩回南安葬，便叫了賈璉來商議。賈璉便道：「老爺想的極是。如今趁著丁憂，幹了這件大事更好。將來老爺起了復，只怕又不能遂意了。但是我父親不在家，姪兒又不敢僭越。老爺的主意很好，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。衙門裡緝賊，那是再緝不出來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我的主意是定了。只為大老爺不在家，叫你來商議商議，怎麼個辦法。你是不能出門的，現在這裡沒有人。我想好幾口材，都要帶回去，我一個人怎麼能夠照應？想著把蓉哥兒帶了去，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，也在裡頭。還有你林妹妹的，那是老太太的遺言，說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。我想這一項銀子，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，也就夠了。」賈璉道：「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。老爺呢，又丁憂；我們老爺呢，又在外頭。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，只好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。」賈政道：「住的房子是官蓋的，那裡動得？」賈璉道：「住房是不能動的。外頭還有幾所，可以出脫的，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。將來我父親回來了，倘能也再起用，也好贖的。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，辛苦這一場，姪兒們心裡卻不安！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。只要你在家謹慎些，把持定了纔好！」賈璉道：「老爺這倒只管放心，姪兒雖糊塗。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。況且老爺回南，少不得多帶些人去，所留下的人也有有限了，這點子費用，還可以過的來。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，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，可以叫他出點力兒。」賈政道：「自己老人家的事情，叫人家幫什麼呢？」

賈璉答應了個「是」，便退出來，打算銀錢。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，叫他管了家，自己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，就要起身。寶玉此時身體復元，賈環、賈蘭倒認真念書。賈政都交付給賈璉，叫他管教：「今年是大比的年頭，環兒是有服的，不能入場；蘭兒是孫子，服滿了也可以考的，務必叫寶玉同著姪兒考去。能夠中一個舉人，也好贖一贖俗們的罪名。」賈璉等唯唯應命。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，說了好些話，纔別了宗祠，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，就發引下船，帶了林之孝等而去。也沒有驚動親友，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。

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，王夫人便不時催逼，查考起他的功課來。那寶釵、襲人時常勸勉，自不必說。那知寶玉病後，雖精神日長，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，竟換了一種，不但厭棄功名仕進，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。只是眾人不大理會，寶玉也並不說出來。

一日，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，悶坐自己屋裡啼哭，想著：「寶玉無情！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，並不傷心落淚；見我這樣痛哭，也不來勸慰，反瞅著我笑。這樣負心的人，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著我們！前夜虧我想得開，不然，幾乎又上了他的當！只是一件叫人不可解：如今我看他待襲人也是冷冷兒的，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，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？看來女孩兒們多半是癡心的，白操了那些時的心，不知將來怎樣結局！……」正想著，只見五兒走來瞧他。見紫鵑滿面淚痕，便說：「姐姐又哭林姑娘了？我想一個人，聞名不如眼見。頭裡聽著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，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；豈知我進來了，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，如今病好了，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，這會子索性連正眼兒也不瞧了！」

紫鵑聽他說的好笑，便嗤嗤的一笑，啞道：「呸！你這小蹄子，你心裡要寶玉怎麼樣待你纔好？女孩兒家也不害臊！人家明公正氣的屋裡人他瞧著還沒事人一大堆呢，有功夫理你去？」因又笑著，拿個指頭往臉上抹著，問道：「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那？」

那五兒聽了，自知失言，便飛紅了臉。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，說他近來不憐下的話，只聽院門外亂嚷，說：「外頭和尚又來了，要那一萬銀子呢！太太著急，叫璉二爺和他講去，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！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，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。」

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，下回分解。